

悟澹

著

掩埋

掩埋

面对物欲横流的社会，我们的人性被掩埋了；面对无常的地震，我们的身体虽然被掩埋了，但是我们的良知却被挖掘了。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悟澹

著

掩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掩埋 / 悟澹著.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184-0178-9

I. ①掩… II. ①悟…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33490号

责任编辑: 童树春 卢 晶 责任终审: 张乃柬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版式设计: 锋尚设计 责任校对: 李 靖 责任监印: 吴京一

出版发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北京东长安街6号, 邮编: 100740)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8.125

字 数: 2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84-0178-9 定价: 32.80元

邮购电话: 010-65241695 传真: 65128352

发行电话: 010-85119835 85119793 传真: 85113293

网 址: <http://www.chlip.com.cn>

Email: club@chlip.com.cn

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邮购联系调换

141582Z2X101ZBW

.....
目
录
.....

1

One

周锦贤离家出走，母亲寻儿失足溺水 / 001

2

Two

找到出租房顺利安家，喜得工作 / 015

3

Three

周锦贤被酒店女上司揩油丢工作 / 027

4

Four

钱悦嫦酒店邂逅科长孙维诺 / 043

5

Five

钱悦嫦受孙维诺的恩惠 / 059

6

Si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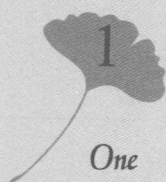
孙维诺得知周锦贤的身份 / 085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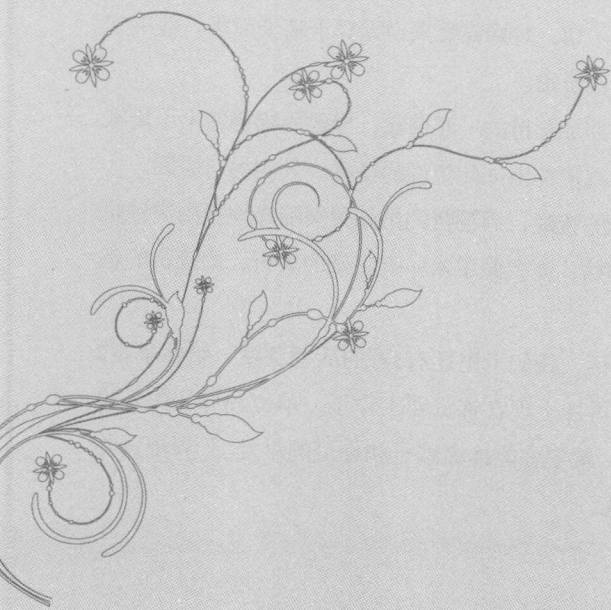
Seven

钱悦嫦误会周锦贤，孙维诺雇华姐做保姆 / 101

- 8 *Eight*
买彩票中大奖, 孙维诺出事 / 119
- 9 *Nine*
钱悦嫦街头卖画, 与周锦贤破镜重圆 / 135
- 10 *Ten*
补习班学生出事, 钱悦嫦再次怀孕 / 159
- 11 *Eleven*
周锦贤陪钱悦嫦回汶川负荆请罪 / 181
- 12 *Twelve*
身体被掩埋了, 良知却被发现了 / 199
- 13 *Thirteen*
华姐超市偶遇小乞丐栋明 / 215
- 14 *Fourteen*
钱悦嫦找到被拐孩子 / 229
- 15 *Fifteen*
钱悦嫦在饭店遇见出狱的孙维诺 / 245



周锦贤离家出走，母亲寻儿失足溺水



2004年仲夏的某天凌晨两点，周锦贤趁着父母沉睡，带着行李悄悄地离开了家，决定和在网络上认识的女友钱悦嫦一起到南方打拼。那时候他们刚大学毕业，两人都是美术专业，2003年在网上认识，爱好、人生观、价值观都非常相似，每次聊天都是一场美好的回忆，双方都不奢望能给予彼此什么样的未来，认为活在当下才是重要的。

周锦贤一向非常懂事，对父母更是百依百顺，唯独在毕业之际找工作的意见上出现了分歧。周锦贤家是书香门第，周锦贤打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可能是年龄隔阂的问题，周锦贤的社会观和价值观都与父母格格不入。作为父母那一辈，当然认为孩子在国营单位上班是最佳选择。周锦贤的父母四处奔走，打通层层关系，顺利地让周锦贤成为某国营单位的在编人员。却不知父母做的这一切，对周锦贤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决定不顾一切离家出走，去寻找钱悦嫦。

年轻气盛和精力旺盛，外加父母的一厢情愿，导致周锦贤踏上了离家的路。而一向懂事孝顺的周锦贤作出如此荒谬的抉择，其实另有原因。

在一个炎热且令人烦躁的夜晚，周锦贤的姑姑哭哭啼啼地找到周锦贤的爸妈，说是婆婆突发哮喘病，需要做手术。听完她的哭诉，周锦贤的爸妈同意借给她2万元。

“妹，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们卡里还有3万的活期存款，给你拿走2万吧！留1万我们应急用，再加上现在锦贤要工作了，单位领导的关系也要打点，处处都需要花钱，希望你能体谅嫂子和你哥的难处。”周锦贤的妈妈善解人意地为姑姑解忧。

“2万已经够了，我自己准备了4万，谢谢嫂子和哥啊！”姑姑不停地抽泣着，涕泪交流。锦贤妈递上纸巾，拍拍姑姑的肩膀，说：“这卡的密码是周锦贤的出生年月，你拿去取吧！”

她俩的对话被周锦贤听得一清二楚，特别是那个银行卡密码。周锦贤惊讶不已，赶紧回房间躺在床上装睡。他的内心非常纠结，在床上翻来覆去，耳畔不停地回响着“这卡的密码是周锦贤的出生年月”。面对父母安排的“铁饭碗”，周锦贤不知所措，而此时这句话偏偏又萦绕在他的脑海里。周锦贤寻思：“如果我拿走剩下的1万，和钱悦嫦一起南下找工作，那样我就不会受父母左右了。路是自己走出来的，何必去背负这么多呢？况且我的理想并不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安稳地过一辈子，我有我的梦想，我有我的前途，父母虽然养育了我，但是他们也不能照顾我一辈子啊！”

面对父母的良苦用心，周锦贤思虑良久，还是决定偷拿卡里剩下的1万元，与钱悦嫦一起南下发展。

不过周锦贤的良心是过意不去的。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直到听到老爸酣然入睡的声音，他才背起行李，猫步走出房门，一步一回头地瞄着父母的房门，悄悄地打开客厅的大门，飞一般地奔出了楼道，气也不喘地离开了小区。那一晚正值月中，宛如银盘的皎月映照着周锦贤内心的不安和空荡。远走高飞的路从此开始了。

同时钱悦嫦也从汶川县坐上了南下的大巴，不过她是在父母的允许下到南方发展的。钱悦嫦是一个聪明又伶牙俐齿的姑娘，说服了爸妈同意她去南方找工作。父母纵然百般不舍和放心不下，可面对钱悦嫦滔滔不绝的说辞，没有任何理由阻拦。钱悦嫦的聪明之处就是没有告知父母自己去南方发展的另外一个原因——和网友周锦贤一起打拼。其实工作倒是其次，最主要的就是想见自己神交已久的男朋友周锦贤。

当周锦贤的父母发现儿子离家出走的时候，周锦贤早已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时至晌午，大街小巷一片寂静，知了在无聊地叫唤着，一排排高大的柏树微微地摇摆着，阳光从茂密的树叶中零零散散地射到了柏油路上，与树影子交错着，不免让人觉得困乏。周锦贤的父母不知道儿子真会离家出走，以为只是一场小闹剧而已，才满大街地找他。

“他婶子，你有没有看到你家大侄子啊？”“大爷，你有没有看到我家锦贤啊？”“慧慧，你有没有看到周锦贤啊？”锦贤妈两眼含泪地在大街上东奔西走，询问着周锦贤的下落。

“阿姨，周锦贤是不是到镇上的小河里洗澡去了？可能是约了同学一起去放松呢！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了，他可能是太压抑了，大家一起搞个聚会也不一定啊！”邻居家的慧慧见锦贤妈因找不到锦贤着急，便在一旁乐观地劝解道。

“都大晌午了，还会去洗澡？再说我家这孩子，本身就是个旱鸭子，怎么可能去河边洗澡？”锦贤妈分析得很到位，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对儿子的生活起居还是比较了解的。

“阿姨，你不了解我们这一代，你知道在学校住宿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吗？我们非常期待着能够早日踏上社会。现在终于毕业了，再老实的人也不可能整天压抑着自己内心的激动，难道不会去外面聚会，搞搞活动什么的？”慧慧孩子气地说道。

锦贤妈听了，觉得也是这么回事儿，想都没想就借了慧慧家的自行车，到镇上的护城河岸去找周锦贤。

汗流浃背的锦贤爸到亲戚家四处打听周锦贤的下落，却又不敢说出他离家出走的事情，既是碍于面子，也是考虑到儿子的名声问题，毕竟这事儿还没有确认，只是猜测罢了。锦贤爸气得在心里骂道：“这个小瘪三，看你回来后老子不打死你才怪！”

锦贤妈来到镇上的护城河边上，听到从护城河拐角处传来几个男孩子的嬉笑声，便热泪盈眶地下了自行车，跨过栏杆，下了护城河岸，走在河边的小路上，望寻着笑声传来的地方。

炙热的太阳烘烤着大地，护城河的栏杆像是刚在铁炉里炼过般滚烫，河面波光粼粼，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两岸的芦苇高过人头，只能听到笑声，却看不到人。泥巴路越来越潮湿了，土质软软的，忽然有条泥鳅从芦苇下窜过，乍一看像蛇一样，“噗……噗……”几声，打破了晌午的寂静。锦贤妈吓了一跳，连忙缩回左脚，没想到一脚踏空，眼看就要跌入护城河中了。在那一瞬间，锦贤妈一把抓住了芦苇，手掌被锋利的芦苇叶给划伤了，满手都是鲜血。可是区区的几根芦苇怎能承受得住她的重量，芦苇“咔嚓”一声断了，锦贤妈还没反应过来就掉入了河里。

锦贤妈本来是会游泳的，只是寻找锦贤的时候累得浑身滚烫，忽然跌入了护城河，瞬间触到冰凉的河水，受到刺激，通身变得僵硬，再加上此处正是护城河的转弯处，水流湍急，锦贤妈在水中挣扎着，最后筋疲力尽，沉入了水底。

锦贤爸半天没有锦贤妈的消息，开始忐忑不安了，找到慧慧，问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心中更是焦躁不安：“他妈妈本来就有高血压，是受不了刺激的，再加上这么炎热的天气，万一高血压复发怎么办？再说这天儿很容易中暑啊！”慧慧听了非常紧张，二话不说就和锦贤爸赶到了护城河那边，但是并没有看到锦贤妈的踪影。

锦贤爸不得不发动亲戚朋友一起寻找，看来周锦贤的事情已经是纸包不住火了。锦贤爸告诉亲戚们事情缘由的时候，大家都感到特别意外，不明白周锦贤为什么会一下子消失了。大家赶紧分头行动，报警的报警，联系亲戚的联系亲戚，但直到傍晚都没有锦贤妈的下落。

锦贤爸一夜未睡，空荡的屋子里只有书房的灯亮着，无论亲戚们怎么敲门，他都毫无反应，只是不停地徘徊在书房和周锦贤的卧室之间。他看着周锦贤在书上做的笔记，往事犹如就在昨天，记忆涌现得那么清晰。

“爸爸，提醒一下嘛，这么长的课文，人家怎么背啊？”小家伙周锦贤脑袋卡壳了，旁听的锦贤爸由于对课本不熟悉，又碍于面子，不好意思翻阅课本，就一本正经地说：“老师要求你背你就背，背不下来就重新去

读，这是你的任务，又不是爸爸的任务。”小锦贤想了想，又开始背了起来，可没过多久，又卡住了。爸爸忍不住开批了，小锦贤却在一旁偷笑。爸爸觉得很纳闷，小锦贤不屑地说：“其实我早就背完了，只是故意装作记不起来了，故意问你们，其实你们都不知道，还在那里装蒜，一点也不诚实。”锦贤爸的表情瞬间石化了。

锦贤爸呆呆地回忆着儿时的小锦贤，两行泪水滑过腮边，锦贤爸喃喃着：“你说这么大个人了，会去哪儿呢？你为什么要离开爸妈呢？工作都为你安排好了，你一直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啊！”

昔日热闹的家庭一下子变得毫无生气，空荡荡的屋子只能浮现记忆的影子，眼前看到的和想到的混为一体，不知道是家里的装潢太过于简单还是内心太过空虚，锦贤爸拿起毛笔，痛定思痛地写着“家”字，一起一落都仿佛是千颗针刺向心中，一种莫名的恐惧在心头油然而生。

手机的响声打破了屋子里的静寂。是慧慧打来的，锦贤爸急忙接听：“喂，慧慧，找到你阿姨了吗？”

电话那端的慧慧只是呜咽着说了几句，锦贤爸没有听到她在说些什么，愈发心急如焚：“慧慧，到底怎么了，你快说啊！”

慧慧哽咽地说：“阿姨她……阿姨她掉进……掉进河里淹死了。”

锦贤爸瞬间身体僵硬，六神无主，手机“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回音在空荡的小屋里久久回荡，锦贤爸瘫坐在地上，昏死过去了。

这就是“祸不单行”吧！锦贤姑姑见周锦贤家发生这样的事，也不方便提借钱的事，况且谁也不知道卡里已经少了1万。面对突如其来的重重打击，锦贤爸一夜间苍老了许多，看起来极像一位历经风雨却又无助的老人。

亲戚们安排好锦贤妈的后事后，锦贤爸的身体才慢慢有所好转，待到康复的时候，还是慧慧家里的人去医院接锦贤爸回来的。大家都没有多说话，毕竟换成是谁都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好好的一个家一下子少了两个人，这是怎样的一个悲剧！

回到家后，慧慧就像女儿一样，照料着锦贤爸。再说平日锦贤爸待慧

慧也如同自己的女儿一样，慧慧这也算是一种回报吧。

直到有一天，锦贤爸忽然开口说道：“锦贤，给我倒杯水，待会儿出去唤你妈回来，晚饭都没有人做，天天打麻将还打不够啊？”

慧慧傻了，跑到叔叔跟前：“叔叔你怎么了？不要多想，有慧慧在，你不要担心，我来给你倒水，待会儿慧慧给你做饭！”慧慧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安慰锦贤爸。

锦贤爸目光呆滞地看着墙上的全家照，接着看到客厅的桌子上放着锦贤妈的黑白照，他起身指着慧慧大吼：“那桌子上是什么，锦贤妈妈生得一张漂亮的脸，为什么要照黑白照？”慧慧见到锦贤爸忽然起身大吼，差点吓坏了。不知所措间，只见锦贤爸像僵尸一样，行尸走肉般地进了书房，最后竟坐在书桌前睡着了。

慧慧用手捂着嘴，痛苦地叹息着：“这就是一个无助老人的晚年！”

周锦贤踏上南下的火车时，万万没有想到这一走竟然是与妈妈的永别。与老妈的最后一面，是在记忆模糊的饭桌上。看着故土渐渐远离，周锦贤的内心百感交集，就像一个小孩子用手抓挠着自己的心口，痛得痒痒的，实在让人坐立难安。

经过一天一夜，火车终于到了终点站。周锦贤随着人群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岐州。在人山人海的广场，他漫无目的地看着周围的建筑，不知该何去何从。这也是周锦贤活这么大，第一次这么没有归属感。

毕竟是岭南的都市，这里的人们大都是步履匆匆。四通八达的公路、立交桥像蜘蛛网一样密布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仿佛是一尊尊神秘的雕像，无数瞻仰者臣服在它的脚下。此时的周锦贤，就像是瘦骨嶙峋的弱者，没有一点对未来的自信。

钱悦嫦的火车晚点了。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周锦贤在这个陌生又向往已久的城市中徘徊着。他很期待钱悦嫦能够立马出现在他的眼前，像之前聊天时说的那样，在南来北往的人群中来个拥抱，彼此亲吻对方。

在这寸阴若岁的等待中，不知道路过了多少人，就是不见钱悦嫦出

现。周锦贤开始担心了，心里很没底，便给钱悦嫦打了个电话，电话那边传来：“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周锦贤慌了，在候车大厅不安地走来走去，他不断安慰自己：“要镇定，要镇定！”可就是镇定不下来。正在坐立不安的时候，周锦贤的手机响了，号码归属地显示的是岐州。

“喂，请问是周先生吗？”一个很熟悉的声音。

“是的，你是哪位？”周锦贤迫切地想知道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会是谁给他打电话。

“你朋友钱悦嫦被我们拘留了，你需要拿出1万元，我们才会放过她。”这个女孩再次说话，显得很霸气，周锦贤如同呆头鹅一般，连呼吸都静止了。

“你向后转，往右边看，就能看到你女朋友了。”电话里传来了带着笑意的说话声。

按照指示的方向，周锦贤看到了最熟悉的陌生人——钱悦嫦。她身着粉红色的衬衣，下穿黑色的短裙，手提橘黄色的女式提包，长发披肩。她那似有若无的微笑，楚楚动人的长相比摄像头上看到的更美，那由内而外迸发的魅力，带着几分神秘和朦胧，在灯光的映衬下，愈发显出她那风信年华的美丽。

刚刚还被吓出一身冷汗的周锦贤，瞬间被她的美丽惊呆了。他并没有像之前约定的那样冲上去来个拥抱。双方都带着点羞涩，偷偷地注视着对方，就像宝玉初见林妹妹那样，那青春年少的放肆和冲动，激发了两人的暧昧之心。

“你吓死我了，怎么这么晚？”周锦贤接过了钱悦嫦手中的提包，之前在网络上的卿卿我我，百般含蓄的诗情画意消失到九霄云外，钱悦嫦显得很不好意思。

“哦，火车晚点了，所以才这么晚，手机没电了，我又怕你担心，一下火车就给你打电话，没想到你还真担心起来，看你急得满头大汗

的……”话音还没落，钱悦嫦就不由自主地给周锦贤擦汗，两人之间的窗户纸立马被捅破了，那种羞涩也没有了。

“悦嫦，我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家旅馆，咱们今天晚上在这里歇歇脚吧！”周锦贤把他的打算告诉了钱悦嫦，她并没有多说什么，算是默认。

到旅馆一番梳洗之后，彼此都感到旅途的疲倦，很想安睡下去，但是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彼此身边多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气氛就变得紧张起来，那种放肆的冲动就像泉水一样难以克制，简直就要喷涌而出。

“悦嫦，你睡在床上，我打地铺。”周锦贤很快关了灯，钱悦嫦坐在床边，都不好意思去看周锦贤，而面对钱悦嫦的周锦贤，此时也笨嘴拙舌，只是傻乎乎地关了灯便睡在铺好的地铺上。

房间里很安静，安静到连钱悦嫦的呼吸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周锦贤也是如此，莫名的担心使他连翻身的勇气都没有了。第一次离家的钱悦嫦，看到现实中周锦贤的性格和在网上的完全是天壤之别，有种无依无靠的感觉，于是一个人偷偷地哭了起来。周锦贤听到她断断续续的啜泣声，憨憨地爬到了床上：“悦嫦，怎么了，为什么哭啊？我去开灯。”

“不要，没事的，我只是想家了。”钱悦嫦忽然拉住了他的手，周锦贤紧张地为她擦拭眼泪，俯在她的耳边，轻声说：“没事的，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他把自己的脸贴在她的脸上，刚刚那种含蓄和尴尬立马没有了。钱悦嫦觉得此时的自己找到了心安的角落，她控制不住自己，一把抱住周锦贤哭了起来：“周锦贤，我把筹码都压在了你身上，我完全被你骗了，你会丢下我吗？”

“傻瓜，怎么可能呢？我知道你现在心里的落差很大，不过没有关系，不管是在网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你都是我心中的钱悦嫦，我就是你心中不变的周锦贤！”

钱悦嫦吻向周锦贤，这一吻足以极大地刺激了他。穿着睡衣的周锦贤把钱悦嫦搂在怀里，闭上眼睛感受着与钱悦嫦的肌肤之亲。钱悦嫦的心怦怦地跳着，不停地抚摸着周锦贤的后背。他忽然把她搂得更紧，喃喃地

问：“你很害怕吗？”

钱悦嫦并没有回答，表示默认。周锦贤双手抱着钱悦嫦的脸吻着她，深情地说：“你这个筹码，让我无法自拔，这一天我等了两年，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深爱的人，如果非要问我爱你的理由，我只能说，你为什么爱我，我就为什么爱你。”

钱悦嫦大声地喘着气，主动地吻着周锦贤。她搂着周锦贤的腰，感受着这个男人的体温所带来的安全感和充足感。长吻之后，钱悦嫦解开了周锦贤的睡衣，把脸贴在周锦贤的胸前。

周锦贤开口问了一句：“愿意吗？”

“我想通了，这个筹码是万能的，你吃定了我！”钱悦嫦吻了一下周锦贤的胸膛。

“你是想开了，我是想通了。”周锦贤故意强调，钱悦嫦一巴掌拍到了他的肚子上，周锦贤“啊”了一下，钱悦嫦说：“坏蛋，讨厌！”

周锦贤激动地翻起身来，与钱悦嫦缠绵着，被子早已掉到地上。周锦贤说：“你这样拍我，你都不心疼我啊，你现在让我心乱如麻！”

钱悦嫦一脸无辜地说：“还说我让你心乱如麻，我现在做什么都不知道，你才征服了我。我现在抱着你都不愿意松开，我们的体温、心跳、血液仿佛交融着，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分割开来。”

周锦贤听后，把持不住了，狂吻着钱悦嫦，准备在这个放肆的夜晚……

毕竟见面还不到一天，再怎么样钱悦嫦也不会傻到这么快就死心塌地地直奔主题的。她将周锦贤一把推开了。

周锦贤没有说什么，准备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在朦胧的夜色中四目对望，彼此都没有说话。他们在紧张而又刺激的状态中得以放松，渐渐入睡了。

依稀是清晨六点，钱悦嫦被广场扫地的沙沙声给吵醒了。醒来时，外面是阴雨天，周锦贤还在熟睡着。钱悦嫦猫步走进了洗手间，一番洗漱之

后带上零钱出去了。

在岐州的第一个清晨，天色一片昏暗，在斜风细雨中，看着鳞次栉比的建筑，富丽堂皇的装饰，钱悦嫦才意识到自己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刚刚开始的全新的世界。在这里看不到地处高山的萝卜寨，没有围着火塘跳的锅庄舞，更没有浓郁的西部羌族特色的民风。钱悦嫦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就连空气也没有家乡的味道。

钱悦嫦徘徊在广场的小道上，熟悉着周围的环境，顺便买了点早餐就回到了旅馆。时至七点，周锦贤在半醒半睡中听到开门声，就叫了一声：“是悦嫦吗？”

“你醒了！”钱悦嫦高兴地把早餐放到桌上，从行李箱里拿出衣服，待周锦贤洗完澡之后，就像家庭主妇一样，替他把上衣穿好。周锦贤看在眼里，放在心里。

“悦嫦，你吃早餐没有？”周锦贤一边吃着包子，一边问钱悦嫦。钱悦嫦眼神躲闪地说了一句：“我吃过了，我早上起得早。”

两人聊了一会儿，钱悦嫦一本正经地看着周锦贤说：“锦贤啊，我们今天找房子租下来好吗？我不想天天都在宾馆里住着！”

“没有问题啊，只不过来得及吗？”周锦贤很尊重钱悦嫦的提议。

“我早上看了，在广场附近有很多套房出租，价钱都在每月700元左右，我想我们住套房是比较划算的。”钱悦嫦是一个有心的人，一大早并不是仅仅带着排解压力的心情出去散步，还能顾及到现实生活的需要。周锦贤对这个单纯的网恋小女孩有了新的认识。

“悦嫦，心里有什么就告诉我吧，我看你都没有吃饭，还骗我说吃了。”周锦贤含情脉脉地看着钱悦嫦说，“是不是心里有些矛盾？还是想家了，才没有胃口？”

钱悦嫦点点头，伤心地依偎在周锦贤的怀里。周锦贤眼睛也红了。其实这两天周锦贤也非常压抑。他不知道父母现在怎么样了，更不知道母亲会为了找他跌入河中就这么走了。家里的一切，他都毫不知情。他有一种

莫名的犯罪感。

“悦嫦，我是背着父母来找你的！”周锦贤忽然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

“啊，锦贤，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钱悦嫦忐忑不安地问道。

“我不想受父母的控制，更不想让父母插手我的工作，我也是有思想的人。”周锦贤把这次来南方的经过全都告诉了钱悦嫦。钱悦嫦听得目瞪口呆，许久才感叹一句：“锦贤，你太勇敢了！”经过这样的倾诉，周锦贤心中的千斤坠仿佛一下子落了地，心中的疙瘩也解开了。

新的一天又来临了。这是周锦贤和钱悦嫦在岐州的第二天，天气晴朗，完全告别了昨天的阴雨天气。

按照之前的约定，他俩开始分头找各家房地产公司，希望能找到好的房源，但是中介费无一例外的昂贵，聪慧的钱悦嫦在业务员和房主联系的时候，偷偷记住了房主的号码。几番纠结之后，钱悦嫦还是给业主打了电话。

“您好，请问是雅居花园的张先生吗？”钱悦嫦也学起地产业务员的腔调，不仔细留意简直可以以假乱真。

电话的另一边：“哦，你好，请问你是哪家房地产公司的？”

“我是租房的客人，不是中介公司的业务员，我想和您约个看房的时间，您看您下午几点有时间？”钱悦嫦询问着。

“随时都有时间，只是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我并没有在网上发布出租房子的消息啊？”业主百思不得其解地问道。

“这个并不重要，那我们下午一点过来看房子好吗？”钱悦嫦没有回答业主的问题，就这么定下了看房的时间。

“钱悦嫦，你也太缺德了吧，以后要防着你一点哦！”周锦贤放肆地盯着钱悦嫦，开起了玩笑。

“中介费那么贵，你的钱是天上掉下来的吗？”钱悦嫦不屑道，“什么叫作缺德，你没有听说过‘世界很肮脏，不必太悲伤’这句话吗？你以为你是君子啊，拉倒吧你，这叫生存之道。”钱悦嫦噤里啪啦地说个没完。